



非虚构作品译介项目

THE BEST
AMERICAN
MAGAZINE
WRITING
2007

美国最佳杂志写作

3

美国国家杂志奖获奖作品

美国杂志编辑协会 / 主编

【美】威廉·朗格维舍等 / 著 黄炎宁等 / 译

 南方日报出版社
NANFANG DAILY PRESS

THE BEST AMERICAN MAGAZINE WRITING 2007

美国最佳杂志写作 3

美国国家杂志奖获奖作品

美国杂志编辑协会 / 主编

【美】威廉·朗格维舍等 / 著 黄炎宁等 /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最佳杂志写作3——美国国家杂志奖获奖作品. /美国杂志编辑协会主编; (美)威廉·朗格维舍等著, 黄炎宁等译. — 广州: 南方日报出版社, 2017.12

ISBN 978-7-5491-1746-8

I. ①美… II. ①美… ②黄… III. ①文摘—美国IV. ①Z8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26434号

MEIGUO ZUIJIA ZAZHI XIEZUO 3

美国最佳杂志写作3——美国国家杂志奖获奖作品

主 编: 美国杂志编辑协会

著 者: (美) 威廉·朗格维舍 等

译 者: 黄炎宁 等

出版发行: 南方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广州市广州大道中289号

出 版 人: 周洪威

责任编辑: 刘志一 陈 静

责任校对: 阮昌汉

封面设计: 肖晓文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州市尚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0.5

字 数: 225千字

版 次: 2017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58.00元

投稿热线: (020) 87373998-8503 读者热线: (020) 87373998-8502

网址: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press> <http://www.southcn.com/ebook>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南方周末》非虚构作品译介项目 编辑委员会

总 策 划	黄 灿				
总 统 筹	王 巍				
主 编	朱 强				
编辑委员会	黄 灿	王 巍	姚伟新	王溪勇	
成 员	朱 强	向 阳	杨和平	吴志泉	
	肖 华	史 哲	孟登科		
执行主编	孟登科				
执行编辑	张 菁				

序

自从本·富兰克林时期起，杂志就逐步成为塑造社会形态的主要力量，事实证明杂志是最能随机应变的媒介。如今，电子信息技术爆发出前所未有的惊人力量，消费者能够在任何时间获取任何信息。但是杂志却依然屹立不倒，那是因为它和读者建立起了独一无二的亲密关系，每期出刊，读者都希望这种关系可以再上一个台阶。

杂志拥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它能加深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投其所好，点燃每位读者心底的热情。事实上，杂志不仅是当代社会的缩影，更预言了未来世界的发展和走向。这是因为作家有充分的空间，来探索重要的细枝末节，正是这些细节揭露了事件的内涵与意义。

2006年最佳杂志文章合集（即中文版《美国最佳杂志写作4——美国国家杂志奖获奖作品》英文原版出版顺序为先出2006年合集）珠玉在前，我们也更信心满满地编辑今年的作品集。美国最杰出的作家，冉冉兴起的文学界和新闻学后辈，他们精心雕琢的艺术精品都收录其中。这些文章的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风格各异，向读者讲述世界动态，可能会令人瞠目结舌，可能会使人身心愉悦，或是给出看待问题的新角度。除此之外，这些文章之所以能脱颖而出，还因为它们涵盖了必不可少的几大要素：对道德操守的执着坚守，形象生动的人物刻画和剧情设定，积极主动的报道追踪，文采飞扬的描写叙述，都成功地将平铺直叙的信息转化为激动人心的故事。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文章再次证明了记者为了报道新闻可以不惜一切代价，深入前线。作家艰辛的付出和坚韧的决心跃然纸上，读者是最大的受惠者。



潜在读者所能收获到的，是在一处就能读到这些在当初面世、至今依旧轰动的文章。

2007年是多事之秋，人性对待他人的残暴不仁、暴戾乖张充斥着杂志版面。《时尚先生》（*Esquire*）报道了俄罗斯车臣极端组织的恐怖活动，车臣分离主义武装分子占领别斯兰（Beslan）第一中学长达3天之久，C.J.齐沃斯（C.J. Chivers）将这段惨绝人寰的人间悲剧呈现在世人面前，令人震惊不已，心绪久久难以平静；威廉·朗格维舍（William Langewiesche）在《名利场》（*Vanity Fair*）上再次揭开了哈迪塞镇之战的伤疤；安德鲁·科瑟罗（Andrew Corsello）在《GQ》上怀揣着悲天悯人的情怀讲述了发生在津巴布韦的悲惨故事，一个纯真善良的白人农民和一个积极虔诚的黑人牧师，面对总统罗伯特·穆加贝（Robert Mugabe）的苛政，选择了原谅和宽恕，而非怨恨和诅咒。悲剧在世界各地不断地上演，杂志即时捕捉每一个撕心裂肺的瞬间。飓风卡特里娜肆虐过后，汤姆·朱诺德（Tom Junod）在《时尚先生》上记录了自然灾害对人类生活造成的恶劣影响和悲痛回忆；天才儿童竟然会选择自杀来结束生命，埃里克·康尼斯伯格（Eric Konigsberg）在《纽约客》（*The New Yorker*）上大胆触碰这一敏感话题；克里斯托弗·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深入采访橙剂事件（Agent Orange）的幸存者，在《名利场》上还原了历史的真相，发人深省；当代登山第一人莱茵霍尔德·梅斯纳尔（Reinhold Messner）的陨落令人心痛不已，卡洛琳·亚历山大（Caroline Alexander）在《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上表达了对这位“山峰先生”的沉痛哀思和深切悼念。

绕开这些令人悲痛欲绝的画面，杂志还有很多轻松愉快的话题。瓦妮莎·格里戈里亚基斯（Vanessa Grigoriadis）幽默滑稽的明星传记，让偶像卡尔·拉格斐（Karl Lagerfeld）在《纽约杂志》（*New York Magazine*）上展现出别样的风采；《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刊登了陆赛静（Sandra Tsing Loh）深刻剖析富家女摩登生活的精彩书评；保罗·泰鲁（Paul Theroux）在《史密森尼》（*Smithsonian*）上以讽刺的笔法述说与鹅共舞的愉悦与挑战。

除了以上包罗万象的丰富内容，您还能拜读珍妮特·瑞特曼（Janet Reitman）对通常较敏感的科学论派进行调查后在《滚石》（*Rolling Stone*）上刊

出的一篇罕见的未经审查的文章；《最好生活》^① (*Best Life*) 爆出了一个几乎无人知晓的惊天丑闻，苏珊·凯西 (Susan Casey) 通过调查发现，秘密倾倒在太平洋海底的垃圾多到足以填平整个得克萨斯州。

这些出类拔萃的优秀作品都有一个难能可贵的共性：作家赋予了文字鲜活的生命……当您翻开第一页，就瞬间追随着跃动的文字，进入杂志的世界，见证那些喜怒哀乐的人、那些跌宕起伏的事。我们衷心地祝您旅途愉快。

玛琳·卡恒 (Marlene Kahan)

美国杂志编辑学会执行主席

(沈逸 译)

① 《最好生活》是美国的一份男性奢侈品杂志，有面向中国发行的版本，名为《香格里拉》。为了将中文版与美国原版区分，此处特按杂志原名直译。——译者注。

目 录

- 001 时尚王子卡尔·拉格斐
最佳人物特写奖 《纽约杂志》瓦妮莎·格里戈里亚基斯
- 013 交战规则
最佳公共利益奖 《名利场》威廉·朗格维舍
- 045 海洋正变为塑料……那我们呢？
入围公共利益奖 《最好生活》苏珊·凯西
- 057 学 校
最佳新闻报道奖 《时尚先生》C.J.齐沃斯
- 099 他知道他是对的
入围人物特写奖 《纽约客》伊恩·帕克
- 122 粉碎一切不可能
入围人物特写奖 《国家地理》卡洛琳·亚历山大
- 140 恨之彼端
最佳特稿写作奖 《GQ》安德鲁·科瑟罗
- 163 科学蒙蔽双眼：每一次点击都是一叶障目
入围专栏与评论奖 《发现》布鲁诺·马多克斯
- 167 燎原火
入围特稿写作奖 《纽约客》埃里克·康尼斯伯格
- 193 拉塞尔和玛丽
最佳随笔奖 《佐治亚评论》迈克尔·多诺休

- 218 亲 人
入围特稿写作奖 《时尚先生》汤姆·朱诺德
- 240 与鹅生活在一起
入围随笔奖 《史密森尼》保罗·泰鲁
- 249 阔太咏叹调
入围评论与批评奖 《大西洋月刊》陆赛静
- 261 越南综合征
最佳专栏与评论奖 《名利场》克里斯托弗·希钦斯
- 268 泪 痕
最佳评论与批评奖 《国家》斯图尔特·克罗文
- 273 莫扎特风暴
入围评论与批评奖 《纽约客》亚历克斯·罗斯
- 287 冒牌医生行医记
最佳小说奖 《麦克斯威尼》拉杰什·帕拉梅斯瓦兰
- 302 杂志中英文对照表
- 304 获奖奖项中英文对照表
- 305 2007年美国“国家杂志奖”获奖及入围杂志名单
- 313 致谢
- 315 译后记

时尚王子卡尔·拉格斐

瓦妮莎·格里戈里亚基斯 (Vanessa Grigoriadis)

《纽约杂志》

最佳人物特写奖

瓦妮莎·格里戈里亚基斯用才华横溢、娓娓道来的散文笔法，栩栩如生地勾勒出了时尚符号卡尔·拉格斐的肖像，以及他所栖息的纯净世界，起初如此幽默，后来却惊人地悲伤。这篇特写独树一帜之处在于它创意十足的结构和极为精省的细节，就像拉格斐本人也许会说的那样：“它宛如天赐。”



一群人正沿着第五大道走来。他们浑身芳香怡人，一派珠光宝气，刚刚在巴尼百货的德里克·林（Derek Lam）鸡尾酒会和萨克斯百货^①的汤姆·福特香水发布会上连珠妙语，此刻又马不停蹄地奔向第五大道新落成的芬迪精品店的开业典礼。现在是晚上8点，对于四处闲逛的旅人以及隆隆驶过的城市公交而言都算挺早的，卡尔·拉格斐更不必此时急着登场了。这位香奈儿、芬迪和拉格斐系列（卡尔·拉格斐新品）的设计师“是我们都到这儿来的理由！”距离活动预计结束的时间只有半小时了，他还待在尚圜酒店的套房里，传言说因为他找不到能穿的衣服，所以就不出席了。很快，芬迪（路威酩轩集团旗下）家族的女儿、英姿飒爽的金发女郎塞尔维亚·芬迪坐进一辆林肯城市，驱车前往市区，看来她是要施展一点魔力了，或者至少要讨好到高贵的拉格斐，因为高贵就是拉格斐的一切。

等拉格斐的过程中人们会说什么呢？当然还是拉格斐。“卡尔的能量……怎么说呢？比得上2500头土耳其大象！”交际花安妮·斯莱特说道，她戴着一副蓝色的大框眼镜，笑得更开心了，“他吸引力十足、充满力量，我觉得他真是太太太有魅力了。”

最近卸任的波道夫·古德曼百货的前高管罗伯特·伯克是这么说的：“我们在席勒酒吧为卡尔举办的晚宴上，消防员不得不挡在门口阻止人们涌入，因为人人都想见见他。卡尔说消防员是整个晚上穿得最好看的人！”

“卡尔是个天才！”林赛·罗韩尖叫道，她因为成了香奈儿的新宠而再度声名鹊起，（“目前我比较喜欢妮可·基德曼和她那个年代。”拉格斐后来冷冷地告诉我。）“他做的所有衣服我都想要，所有的！我走进商店，一件也不会放过。”

“卡尔是个会让我感到胆怯的人。”纽约游廊（Bungalow 8）的老板艾米·萨科用低沉的嗓音说道，“我觉得我已经被征服了——我能和各种人对话，很少会感到胆怯。但是卡尔超出了这一切。我生怕我会惹他烦。”

乔治·阿玛尼、安德烈·莱昂·塔利、安娜·温图尔和她的漂亮女儿比·塔利说：“同卡尔对话并非是关于时尚的对话——而是真正的对话，是拥抱生命文化的对话。”阿曼达·卡特·布鲁克斯、塞勒里·肯布尔、安·东：“卡尔帮我说过一

^① 巴尼百货和萨克斯百货都是纽约有名的高档百货商店。——译者注。

次话。他说：“别忘了安不仅是个美丽的女人，还是个艺术家！”安尖叫着。索菲亚·达尔、西西莉亚·迪恩、丽芙·泰勒：“我开始觉得累，有点不堪重负，在想如果我就这么悄悄溜走会不会有人注意。”泰勒犹疑地说，带着她转瞬即逝的腼腆笑容。“别对卡尔着迷，”星球上来的密探恰克·克洛斯——把轮椅放在了距离出口两英寸处，“我对时尚不感冒，”克洛斯打量了一圈人群，叹了口气，“这种活动会让我重新染上烟瘾的。”

但是他来了——卡尔！他笔直的领带如佩剑般闪闪发亮，他的黑色皮革手套用来谋杀再合适不过。他对着相机做出可怖的鬼脸，身后有20个法国人和俊男靓女随从待命。宾客们用手指夹住香槟酒杯，推搡着想要一睹他的风采。这次倒不像2006年在东京开幕的世界最大香奈儿商店那会儿哭天喊地，但想要娱乐的渴望一点儿没少。“我觉得他的头发搽了粉，像是来自19世纪。”一位名流说道。“没错，就是从19世纪来的。”他的朋友痴痴笑道。狗仔队、看热闹的人都在尖叫着卡尔的名字，但都没有“善待动物组织”喊得响——一位单肩挎着早冰鞋、留着吓人长辫的白人男子沿着人行道一边飞跑一边怒吼：“卡尔·拉格斐赚的是血腥钱！贪婪的卡尔！邪恶的卡尔！不道德的卡尔！卡尔是……魔鬼！”

拉格斐在门口停了下来，撅起鼓鼓的德式嘴唇，他生气的时候就会这样——好吧，生气不准确，应该是对周围的人感到失望，而且是那些在他看来常常表现得像个白痴的人。“你自己吃着大鱼大肉、穿着皮革，所以闭嘴吧，”他对一个德国记者说道，“我没时间和蠢货纠缠。”

* * *

拉格斐太忙碌、太聪明，也太成熟，所以蠢事不入他眼，除非那些蠢事是他自己干的。拉格斐67岁时——如果德国小报挖出的受洗记录上1933年的出生日期可信的话，那就是72岁时——他是尚在人世的最职业的独立从业者之一，难以置信的是他每年要做差不多12个系列的设计，他的生涯还包括长期职业摄影、一间开设在巴黎的书店、私人的博物馆品质家居收藏、6个居所的管理，以及瘦身。拉格斐4年前依靠一套低卡路里节食法瘦掉了90磅——他关于这个主题的著作畅销欧洲——现在差不多长回了10磅。瘦身之后全新的卡尔比之从前大有起色，原本那个躲在粉丝身后行动困难的胖家伙现在变成了会跳摇滚舞的嬉皮士，成了斯蒂芬·甘、艾迪·斯理曼的玩伴。“我周围都是些很炫酷的人，是摇滚一族。”拉格斐说，“除了同龄人我和谁都处得来，因为同龄人要么是贪图享受的中产阶



级，要么已经退休，要么就无聊透顶，没法跟上时代和氛围的变化。”

不管拉格斐多想忽视掉他和这类人的联系——往大了说还有年岁的增长与死亡——他重量级的元老身份与他在时尚界举足轻重的地位密不可分。如果你愿意这么说的话，他就是时尚之王，尽管他自己更喜欢被称作永远的王子。拉格斐是旧时代女装设计师遗老，唯一与之同时代且至今尚在人世的就只有瓦伦蒂诺，拉格斐也是高端时尚设计大牌的最后一人。伊夫·圣·洛朗已经金盆洗手，汤姆·福特正处于转型期，而海尔穆特·朗早就销声匿迹。拉格斐还是个非常了不起的卡通形象——一个训斥人的舅老爷、老版戴夫·纳瓦罗，性虐版的乔治·华盛顿。他的外表是对他生活与时尚哲学下意识的隐喻：这儿，看我怎么把新潮和传统融为一体，我有高高的18世纪的衣领、奇异的擦了粉的发式，也有马尾巴和2500美元阿加莎皮质长裤的新潮，“这是世界上最贵的皮裤。”他的笑声如同巧克力伯爵^①那样滑稽、绵长。如果不是因为他难以辨认的法德口音，他会是电视真人秀的不二人选，当然你可能会想，他肯定会拒绝，因为他会认为俗人甚至都不应该知道有他这样的人存在。他的画像不断增长：一开始是在H&M出现的比真人更大的震慑人的肖像，之后就来到洛杉矶现代艺术博物馆的艺术品商店，你可以在那儿买到一个印有他头像的徽章。

“世界之大，没有我能去的地方，”拉格斐说着，语气会让他抖动那古老的舌头，“人人都有照相机，闪光灯闪啊闪啊闪，我成了个牵线木偶受人摆布，或者是迪士尼乐园里的米奇任人赏玩。在日本他们会摸我，我碰到过会捏我屁股的日本妇女，所以现在我得说：‘拍照可以，但是请别碰我。’你不能去捏我这个年纪的男人的屁股！我必须给眼睛戴上东西才能出门，因为可能会有人向我泼化学品，那我就会和我小时候的法语老师一样了，他老婆向他泼硫酸，他就变成了‘炸薯条’先生，你相信吗他们就这么叫他。我没有地方过马路，我不能进商店，真的是太可怕了。”这位时尚大师咧嘴一笑，小声说道：“不过事实上，我很喜欢这一点。感觉像是被恭维了，也很有趣。”

* * *

拉格斐可能要避开激动粉丝的下一站是纽约，尽管他不会说得这么直接。

① 美国人非常喜爱的一个动画角色。——译者注。

他宣称：“我可以跟你胡扯一通，但我工作的源泉只有感觉、动力、创意、需求和机会。”虽然如此，去年他在大都会博物馆准备香奈儿的时装秀时，买了一套由约翰·帕森设计的，位于伊恩·施拉格升级过的格拉梅西公园酒店内的公寓，他的装修将只会沿用1905年到1915年之间的德国设计风格，然后4月份他就会搬进去。“我得住在公园里，因为你知道我没法走在街上。”他说。（对于大都会时装秀，拉格斐是这么说的：“我不在乎他们说我是法西斯还是什么的，如果你不喜欢，你走就是了。”）拉格斐已经在这儿消磨了好一阵子了，每6周出去旅行一次，住在尚罽酒店，在拉面馆（Omen）这种有利于节食的饭店用餐，偶尔会去夜店，那儿的年轻人会让他用记号笔在衣服上签名。“最近我喜欢纽约，”他说，“至少从我的角度来看，她很完美，我不上街，所以别问我街上怎么样。这边人不会管我叫先生^①。他们一般直呼我的名字——卡尔！”

拉格斐现在在纽约有办公室了，因为他将拉格斐画廊——最近改名为拉格斐系列典藏——作价3000万美元卖给了汤米·希尔费格（希尔费格对创意没有发言权），一切都非常突然，希尔费格说：“我当时在卡尔巴黎的家里，畅谈自己的人生理想。我说：‘你知道的，我想再买一个牌子。’然后他说：‘买我的吧。’”为什么不呢？希尔费格12月份就要出售给安佰深公司，这笔买卖也许会增强它的实力，至于谁拥有这个牌子、这些人又打算做什么，拉格斐并不关心，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集团就是集团而已。”他挥了挥手说道。

拉格斐做这笔交易的一大收获就是拥有了全纽约最令人惊叹的办公室——位于斯塔雷特-利哈伊大厦的第7层。拉格斐的性情在他踮着脚的步伐中展露无遗，似是跳着奇妙、活泼的布列舞。前几天下午他一边在办公室里来回跳跃，一边饱餐着哈德孙河与帝国大厦交相辉映的美景。“宛如天赐！”他和着助理们轻声的拍手，慢慢吐出这几个字。（天赐是拉格斐最爱用的几个字眼之一，而且绝不用于反讽。）“我必须要去米兰、巴黎和纽约。只到一个城市是个大问题，因为你不能在一个晚上去遍所有的派对，你不能在每一个酒吧吧台上跳舞。但是你可以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吧台上跳舞，这才是现代的方式，而我做好了准备”。

他所说的准备，是一整套的支持系统，包括半打广告设计师、星探、公关

^① 原文为法语。——译者注。



人员和平面设计师，他们陪同他周游世界，和创意十足的随从交流，为项目提供咨询。今天在工作室的是斯蒂芬·甘和《时尚芭莎》的高级时尚编辑妮·沃德，他们是拉格斐系列和卡尔·拉格斐新品的咨询师，新品由沃德监管，包括丹宁布和T恤，3月初将在顶级百货商店开售。同做香奈儿和芬迪一样，拉格斐控制着广告设计从摄像到宣传概念的方方面面。团队像饶舌歌手的说唱舞蹈群一样跟着他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他们是外表光鲜的欧洲专业人士，脸都刮得很光，穿着修身剪裁的运动夹克，戴着浆硬的假领。很多人都戴着厚重的克罗心银饰，自从上次拉格斐在一个时装秀遇见其设计师同侪劳里·斯塔克，他就深深地迷上了克罗心，后者弯下腰给他看绣在皮裤屁股上的格子呢字母“卡尔”。如今卡尔扎着一条饰有美国国旗的纯银腰带，背面刻着效忠誓言——“天赐！”脖子上还挂了个吊坠。他旋开吊坠，从一堆海藻药丸中取出一颗放在嘴里。

“我们的工作就是做好卡尔的团队。”说这话的是拉格斐系列的公关人员卡罗琳·莉芭——一位着装放荡不羁的法国女人，同时也是拉格斐长期的保护者之一（对此他解释道：“我不喜欢陌生人。”）在一次寿司宴上——拉格斐没和他的团队坐在一起，而是对着一个奇形怪状的黑色中式外卖盒里的菠萝和龙须菜挥舞着银色的叉子——他的一名团队成员说起拉格斐最近和克里斯蒂娜·阿奎莱拉^①拍照的事情。“她太可怕了！”她叫道，“她道别的时候居然没吻卡尔的脸，只是从门里把头探出来说了声‘再见！’”

“算了吧，”我说，“她是个明星嘛。”

她回答道：“卡尔才是明星。”

他们拍照的地点是屋顶，怡人的天气，静谧的城市，直升机飘浮在头顶，小船荡漾在河中。一位双性模特穿着拉格斐系列的拖地黑裙爬上太平梯，在风中微微颤抖。这条黑裙的灵感来源于瘦身后卡尔的着装：紧身长裤和吸血蝙蝠式的长款男式大衣，从头到脚柏林风格一以贯之。“真是年轻的小波拿巴！”拉格斐对甘耳语道，“她很漂亮，但是作为模特有个缺点，她的腿太短了。但是没人注意。她穿这件真是太完美了！真是天赐之美！”

模特将她瘦骨嶙峋的身体转向太阳，隔着薄如蝉翼的衣料，你能看见她的小腹下面文身的轮廓。“我想看看这个——看起来像花边，”拉格斐告诉沃德，

^① 美国著名女歌手。——译者注。

“现在，只要别让我文在身上，我对文身没什么意见。她鼻子上有穿孔，不过没关系，我们用电脑处理掉就好了，不过处理掉之后，天气不错你是不是也会感冒我就知道了。有些人乳头上也会有穿孔，哦，其他地方也有！”他像巧克力伯爵一样哈哈大笑，摇着头道：“这就是摩登啊。”

* * *

尽管拉格斐对摩登兴趣颇浓，他本人有时却相当保守。他不开车，不用手机，也不抽烟、喝酒或者嗑药。他在社交礼仪中寻找安慰，总是在告诉别人这个该做那个不该做。举个例子，芬迪新店开张以后，原本有去LVMH总裁伯纳德·阿诺特在曼哈顿的新公寓聚餐的计划，但是拉格斐听说阿诺特的母亲去世以后，这个计划就胎死腹中了。“他们说没关系，因为阿诺特还没住过这间公寓，但是我说，你们不能在知道主人母亲去世的情况下，不和主人一起就擅闯私宅，坐在那儿大吃大喝他的东西——不，不，一个人不能这样。”拉格斐义正词严地声明。和有教养的人在一起，卡尔绝不会失了礼数——“卡尔是个讲故事的高手，一个彬彬有礼的绅士，是个真正的智者，”妮可·基德曼说，“无论是与他共事还是同他进餐，都一样令人愉悦。”——但是和那些不那么优雅的人在一起，卡尔也乐意淘气一点。海莲娜·克里斯汀森说：“和一些重量级客人合照的时候，他会和我耳语一些真的很变态的笑话，或者说：‘看见左边那个人的胸没？’要么是：‘看那个男的，他把身子往我们这边侧，是不是很变态？’”拉格斐同查尔斯王子、卡米拉夫人^①等王室成员来往，如鱼得水。“公众并不知道卡米拉殿下是怎样的人，”他声称，“她在社交场合里永远是最亮的那颗星！她风趣幽默，对什么都有准备，但是并不做作，一点儿也不。你要是选和谁生活在一起，那就是她了。”对于戴安娜王妃，他说：“她漂亮、甜美，但她是个傻瓜。”

拉格斐统御时尚界以前，是个养尊处优的小王子。作为炼乳大贾的继承人，他从小就生活在丹麦边境一片12,000英亩的庄园里。4岁时，他坚持要有自己的贴身男仆，因为他一天要换好几次衣服。二战期间，这家人都待在这个庄园里，躲过了战祸，拉格斐坚持说他甚至都不知道有战争这回事。但生活也不是处处有

① 查尔斯王子的第二任妻子。——译者注。



阳光和彩虹。他的母亲是个“罪行累累”的反面角色：拉格斐和她说话的时候不可以闲聊，因为“你可能只有6岁，但我不是”；尽管他近视，她也不让他戴眼镜，因为“戴眼镜的小孩儿是这个世界上最丑的东西”；他十几岁的时候抽烟，母亲批评他，因为“你抽烟的时候得把手伸出来，既然你的手并不漂亮……你还是别抽了”。母亲偶尔也会说几句头脑清醒的话，如同性恋“没什么大不了，就像发色一样，有些人是黑头发有些人是金发，谁在乎呢”，拉格斐重复这句话的时候满是自豪。他不谈论自己的性向，坚称他未和他一生最爱的“它”——巴黎的花花公子雅各——有过关系，后者把拉格斐叫作“我的皇帝”，1989年死于艾滋病。当拉格斐说他“因为某些原因厌恶90年代”时，就是在说他心碎绝望的那些年，他把他在汉堡那栋深受希腊风格启迪的别墅取名为“雅格”——两人名字的合体——还同时售卖了一款同名香水，多多少少表达了他的心境。事实上，雅各是拉格斐体重上升的原因。雅各去世前夕，他在《卡尔·拉格斐减肥法》一书中写道：“我开始对自己的外表失去兴趣，因为我知道将要发生什么。我自己、对生活中微不足道的小事都没了兴趣，我穿着为自己量身定做的意大利服装，感觉自己已经落伍了。我开始买松田、川久保玲和山本耀司设计的服装，我的尺码从小号到中号，中号到大号，最后到特大号。”

六七年前，甘和苏莱曼遇见拉格斐的时候，他穿着特大号的衣服，时尚圈的这段新友情——传言说其实是拉格斐迷恋苏莱曼——点燃了拉格斐瘦身的激情。甘介绍苏莱曼给拉格斐认识的6个月之后，拉格斐在他巴黎的工作室迎接了他，打的是一条迪奥·桀鹜的领带。“领带相对于他那时候的身板小得可怜。他当时说：‘看！我戴着你朋友的领带！’”6个月以后，还是在巴黎，拉格斐穿上了迪奥·桀鹜的夹克，再过6个月他就能穿迪奥的裤子了。“我从来没觉得和卡尔有代沟——和他一起出去逛街就和兄弟一起出去没分别，”比他小差不多30岁的甘说，“现在他买衣服就和人们选购巧克力一样。”

拉格斐说：“我人生唯一的志向就是穿上28码的牛仔裤。”

* * *

14岁或者19岁的时候，你懂的——拉格斐搬去巴黎和家里的一个朋友同住，她曾经是她母亲在梦妮诗的一个女店员。两年以后，也就是1954年，他参加了国际羊毛秘书处赞助的一场比赛，并在外套组夺魁（伊夫·圣·洛朗摘取了女装组的桂冠）。他的职业之路始于皮埃尔·巴尔曼的服装设计工作室，他在那儿学会了